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三十四  
上  
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燮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卷三十四上

元 陶宗儀 撰

清尊錄 廉宣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  
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  
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呌子狀三二日輒一  
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見形如平生敘舊  
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為夫婦

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為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

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  
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梓所藉稻藁而食三日所食方  
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踴躍者家中亟呼匠欲  
啓棺匠曰此非魑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  
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繫之隙屋中一  
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  
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  
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有得路遺小兒者育以為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耶婦曰固可詐為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見人以為奇貨里巷民求為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覩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

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縱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

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  
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讙集自諸王邸第及公  
侯戚里中貴人家帝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  
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  
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如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  
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相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  
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



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  
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  
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  
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  
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  
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  
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便北豈能  
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

可又曰但可動不須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為也狄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授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為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為信狄

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我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為治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頃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

舉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  
郎君欲以一卮為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  
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  
氏不能却為酬卮即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為  
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即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  
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  
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關夕  
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

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于官夫愕眙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歿余在太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

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笥從

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  
回顧媼媼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為女子  
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  
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  
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歿獨有已一女母鍾愛  
之為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媼達意於  
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歎而去者  
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

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局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為生費所餘與媼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媼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為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辭



疾而起密召女納為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為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歿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皇

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為郎主丈人鄰里笑怪張  
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  
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  
孫鄰里交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  
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  
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  
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  
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

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  
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為業世  
所謂件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  
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辨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  
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  
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  
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  
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

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  
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  
鄭匿他處以為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  
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  
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  
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嬖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令  
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  
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

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為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辟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歿儻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毋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上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為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所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聘由是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

歿矣遇雖殘忍亦為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  
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吉殆  
是耶

富鄭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  
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卧小室  
延康節至卧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  
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  
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

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  
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  
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果范  
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歿念平生  
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  
夢得惶恐巨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  
為修撰鄭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



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為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為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為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華石山

人識

昨夢錄康譽之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嘴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  
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怒  
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  
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為巨  
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  
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  
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上皆赤黃又別為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為火惟真瑠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為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為敵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敵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鼈

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積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即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

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已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閤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櫝付閤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摺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閤吏導李至第二重閤吏相付

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幘頭匍匐

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歎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  
床榻裊褥甚都有幙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  
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  
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  
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  
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  
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為罪犯去又甚久再  
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即無真



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  
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  
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  
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  
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  
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  
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

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弮黑者謂之後黥近稍近弮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王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為弓則貴為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為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踪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穀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

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為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即日命舟以往及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于我至厚何以為報僧曰既為親戚義當爾

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為酌別飲大醉遂行翼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為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即自引決則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沈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

首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為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為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

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為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尚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為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千人方能推之於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為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

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  
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  
為繩緼結竹筏筏木柵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  
力即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為之所費甚廣大抵卷  
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即  
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為柱所扼力與石鬪晝  
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  
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晁  
旒俱秀發旒旒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  
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  
車載壁沈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  
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  
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  
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  
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



礪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瞋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竒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竒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

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  
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  
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  
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  
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  
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  
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  
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

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  
瀚無溢蓋意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  
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  
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  
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即  
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  
以合婚設二座相竝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

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巹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為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閒教訓即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既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婿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或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  
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  
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  
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  
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  
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  
穴即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  
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

對曰此中地濶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為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九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問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即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

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

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  
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  
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  
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  
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  
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  
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  
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



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就日錄耐得翁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  
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  
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  
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  
為夢形接為事浮虛夢揚沈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  
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  
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

異見耳目口鼻手足皆故形也。寃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寃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非心溺乎？如夏月露卧，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

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為人臣者勉之以忠為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殫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

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寓於易數  
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  
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  
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  
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為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  
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  
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  
同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轉趾聞焉不信即為孤神

財不儉用即為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  
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  
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  
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  
前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  
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况天道  
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餬口  
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為貴一以為賤

轉為之惑以事求用於神彼以幽沈之後尸其享祭焉  
敢以無作有以曲為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  
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神鬼本畏人而人一  
有妄心求彼即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  
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  
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時與造物爭功畧舉  
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為海鰐出入



穴之度佛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  
洞冥正一經云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  
血脉隨氣進退而為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  
待于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  
地浮與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  
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  
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  
二山曰龕曰賴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

逼如湧而為濤姚令威叢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噓  
翕天隨氣而漲湫瀆淳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  
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濶下有沙潭徒早切南北

亘之隔礙洪波撼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  
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  
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  
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  
為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為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

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實叔蒙之論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為用故易說卦坎為水為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璠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璠乃用為襁被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

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牕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沈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

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  
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汭  
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  
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  
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  
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義

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  
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正

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  
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為下方之  
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馘除之實於助國  
行化不為無補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  
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苟衣食  
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  
役獄帝城隍且獄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  
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

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況獄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為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雷震則死隕於風刀幽沈是誰之過與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為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之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藉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為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為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

私事逼其婢妾至於掣肘或恐玷已遂為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人皆指而目之爺健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病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為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為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



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麤給則興訟索分亦自有此  
等人資給以導其為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  
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為親戚出入閨門  
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似羞澁終  
則願為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  
與所事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  
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  
蟲處之矣



漫笑錄 徐慥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時納言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前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分宣仁答曰此自有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

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分與乳糖獅子  
二箇内外已歎仰后德為不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  
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  
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  
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  
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制詞云惇惇

無大臣之節快快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慘毒無足怪也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為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鼎飯及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為鼎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羹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黜哲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為然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店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公娘子公笑受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謂親朋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証據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

叙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為掃煙塵博  
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  
王公大喜為其久帥多專殺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為延譽於朝自是名譽  
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  
答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徧乎明  
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果有看三徧者



安道常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李賓王利用鄱陽躬行君子人也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為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舉蒙詩成乃操筆大書曰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

夫高捲朱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  
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以壽終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同試永  
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  
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  
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  
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  
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

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  
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軒渠錄 呂居仁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  
憑門閫熟睡東坡戲云髡闔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  
釘頂上釘

強淵明字隱季帥長安辭蔡太史蔡戲云公今吃冷茶  
去也強不曉而不敢發問親戚間有熟知長安風物者  
因以此語訪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皆遲緩  
故有吃冷茶之戲

范直方師厚性極滑稽嘗赴平江會太守鄭滋德象問  
營妓之妍醜於師厚師厚以王蕙趙芷對德象云趙芷  
非不佳但面上顴骨高耳師厚云南方婦人豈有無顴  
骨者便是錢大王皇后也少他那兩塊不得

米元章居鎮江嘗在甘露寺榜其所趣曰米老菴甘露  
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有戲之者云神護李  
衛公塔颯天留米老娘菴蔡元章母入內祇應老娘元  
章以母故命官

司馬溫公在洛陽閒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  
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  
耶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  
申朝廷修不可言雹稱為硬雨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  
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錄

喜曰觀此人名字必潔人也亟造議親以女妻之

族嬸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宦游未歸偶族姪大琮過嚴州陳嬸令作代書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妳子又

闕闕

音吸

霍霍地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剪脚上骨出

上聲

兒肱

音肱

肱

音肱

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嬸笑曰元來這

厮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昔時京師有營婦其夫

出戍嘗以數十錢托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嬸賴兒

娘傳語嬸賴兒爺嬸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

音肱

憎每日



恨人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聲囊不要喫溫吞  
聲人蠅託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却以錢還云你且別處  
倩人寫去與此正相似也窟賴兒乃子之小名

劉貢父為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  
散于人家貢父知之乃呼住所遣人坐于別室攜以酒  
炙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有一面之舊者盡易貢父  
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陌巷實為貢父投刺  
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王齊宗字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為太原掾官嘗作青  
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  
彥齡斂板向前應聲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  
曾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都監時馬都監  
者適與彥齡並坐馬皇恐亟自辨訴既退詰彥齡曰某  
舊不知子乃以某為証何也彥齡笑曰且借公趣韻幸  
勿多怪

紹興辛巳冬女真犯順米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箱

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敵營妻寄軍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于樞密行府僚屬方圓仲處親見一紙別無他語止詩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箇南婆我這裏嫁箇契丹

莊綽字裕年未甚老而體極癯瘠江枿仲本呼為細腰宮院子

說郭卷三十四上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三十四下

元 陶宗儀 撰

拊掌錄

元懷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  
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  
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  
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輟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

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  
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  
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  
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酌  
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  
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  
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  
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

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為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攝朝鞞紺緣朋從目為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盆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于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

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

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

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酌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

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  
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  
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  
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  
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  
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  
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閭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鬚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于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鬚孫學士巨源為小鬚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



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窓下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群妓後勸酹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為之烘堂

趙閑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為通士人謂閑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閑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閑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較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省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一二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辯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

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燭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為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

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  
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  
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譊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  
日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濶蚓死紫之長潑  
聽琵琶鳳餒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  
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又見二雀鬪于兩  
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

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閤人報建安章秀才上  
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  
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  
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孺人  
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  
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寤來  
日以寬巾納濕紙置于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

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

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  
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  
日得句索筆絕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侄錄之當波險  
處姪固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  
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  
者失控馬驚曼卿隨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



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  
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  
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  
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  
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  
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愀然之間

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  
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  
祐遷客鬼為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諧噓錄 劉訥言

蹲鴟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  
答曰惠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見  
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狗枷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  
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見狗

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古物  
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鴨姓奚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  
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戲仆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  
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謔夢

符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為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浣溪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大蟲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陸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屬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

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負枷

隋河間劉焯與從侄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宰不知其大儒也咸與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蒼蒼在髻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盧詢祖腰粗恕曰盧郎腰粗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

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髻差以自安

少卿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  
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卿年太少后大笑  
曰是將正卿

戲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  
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就溺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  
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  
不見已以珍重之

蝦蟆

俗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  
取作掉尾肅肅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朝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

危詩

韓玄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叅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三鹿郡公

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其太麁疎也

姓木邊

桓伊詣王遵遵謂左右曰門何為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畧不識字

人謂邢子才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長柄葫蘆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八百錢烏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烏生死同

價

醜婦效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石發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恠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

堯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李尚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堯典舜典

噴嚏

玄宗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歆一口飯直及龍顏上  
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

狂勝癡

吳興沈昭畧性狂嘗醉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何  
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  
狂又勝癡

驢寧勝馬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

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

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

漸至佳境



顧長康啜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入佳境

我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破蠱

破蠱者因官妓惡蠱坐客爭記蠱事戲之因纂成錄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  
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

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羊牛下來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  
矣素曰以我為羊牛下來耶

煮簣

漢人適吳吳人食笋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簣不熟曰  
吳人欺我哉

食鹽醋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  
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阿婆舞

鄭僂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  
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  
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

劫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

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奉佛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道  
二何佞於佛

似舅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  
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咸定錄

闕名

天子氣

隋末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

聚材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爲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彠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

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  
士獲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厦之秋及士獲貴達文寶依  
之位終刺史

興慶宮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于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  
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  
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  
歲歲如此

求婚

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爲親者乃爲甲門

貯醋

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雷霆也





天定錄 闕名

僧可隆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行  
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  
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恐維翰  
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衄皆維翰所  
挫也因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識鑒  
多此類也

高若拙

高若拙善詩從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  
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  
利於已將來但恐喪明後果如其言

王處厚

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縣人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苦  
空事登第後出部徘徊古陌軫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  
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

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  
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

周琬

周琬湘中人艤舟長沙夢二吏引入南嶽廟內升階王  
起接之曰知入京銓選欲奉辟在此亦與人世之樂不  
疎琬曰名宦未達且欲赴銓王曰如此則不敢奉縻也  
乃作詩送琬曰佳此既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青氈事  
惟留一角書至京調中牟尉忽臥病旅中且慮不起作

妻子書一角封畢而卒

張退翁

張退翁都下人有言懷詩云命教隨分樂天賜一生閒  
場屋有聲而不第亦詩之識

狄渙

狄渙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皆  
云必無後果如其言

東坡

東坡有送戴家赴成都玉局觀詩云莫欺老病未歸身  
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篇云劔南西望七千里  
乘興真為玉局遊後卒于是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四下

調謔編 蘇軾

七分讀

秦少章嘗云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  
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  
正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  
耶

二相公廟

韓子華王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

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即名二相公廟耳

酸餽氣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餽氣也聞者皆笑

司馬牛

東坡公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



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  
司馬牛司馬牛

免稅

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  
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  
考靈樞耳同官皆絕倒

好了你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

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徃徃  
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  
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  
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  
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  
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采頤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碁

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能愛此語  
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子瞻帽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  
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吾從衆

坡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芻爲顛願質之子瞻  
公笑曰吾從衆

禪悅味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  
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  
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  
於是器之方悟其戲

獅子吼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

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  
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朝士一肚  
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抵三覺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曰  
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  
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

堪良久見于便坐有一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  
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  
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  
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  
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閩上困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  
憑門熟睡東坡戲云髡閩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

頂上釘

姜制之

子瞻與姜至之同坐友宴姜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藥名因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其故子瞻曰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驚廝踢

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



爲鰲廝踢溫公不解其意曰鰲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鰲廝踢

字說

東坡聞荊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似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斷屠

魯直戲東坡云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  
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鱗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  
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  
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  
笑語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須當歸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裏且從  
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為對

致仕

山谷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  
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  
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水骨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  
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燒猪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  
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  
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巧對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  
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  
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  
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

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煮水更  
覓君家為甚酥李端叔嘗為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  
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

俗語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史蘇長  
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  
頭没些巴鼻皆俗語也

不留詩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  
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  
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  
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  
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佳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  
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  
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  
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莫相疑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  
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妙  
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  
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彌勒下生  
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

呪法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為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  
呪法當以授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  
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爭閒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  
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  
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  
何暇爭閒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洗兒戲作

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  
我被聰明悞一生惟願孩  
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illegible]

謔名錄 吳淑

香尉漢雍仲也

井底蛙公孫述也

伏鸞鄧艾也

隱鵠陸雲也

癡虎魏許褚也

髯參軍短主簿郗超王詢也

十錢主簿元慶也

驚蛰蝶魏收也

妳母何承天也

麟奴宋武帝也

筆公尖頭奴魏杜弼也

黃領小兒崔陵謂齊文襄也

入鐵主簿長鬣公又齊鬣公魏許惇也

癩兒刺史後魏瀛州刺史崔暹也

餓彪將軍魏元暉也

饑鷹侍中魏盧昶也

被賤刺史宋益州刺史垣閎也

黑面僕射元魏元欽也

赤牛中尉元魏元仲景也

瞎虎魏谷楷也

臥龍魏李崇也

黃瓢少師桃弓僕射齊郭祚也

細眼奴文中子謂房玄齡也

羊鼻公唐魏徵也

鬼婆武后也

人猫李義府也

喜鵲竇申也

斗酒學士唐待詔門下省王績也

銅山大賊李義府也

呷酸節度使唐李景畧也

捉船使君唐末橫州刺史郭氏也

四明遂老賀知章也

多田翁盧從愿也

肉腰刀李林甫也又索鬪雞亦李林甫也

紫袍主事唐韋君素也

不利市秀才唐相國夏侯孜也

僞荆卿唐甄戈任俠也

酒可郎唐節度使王詔鼎也

補脣先生方干也

醉部落唐倪若水也

地藏菩薩唐史思明李光弼也

人頭羅刹唐御史李全交也亦號鬼面夜叉

沒字碑唐趙崇也

伏獵侍郎唐戶部侍郎蕭靈也

侏儒郎中唐兵部侍郎常慎也

金牛御史嚴昇期也

四其御史唐鄭洪霸也



斷窓舍人唐楊瓘也

縮惹御史唐御史侯思正也

美唐博士唐楊燦也

判詩博士王仁谷也

伴食宰相盧懷慎也

癡宰相楊再思也

拗木枕措大唐仇士良謂學士崔慎由也

驅驢宰相王及善也

盲宰相關播也

足穀翁唐相韋宙也

麻膏宰相崔盾也

粥飯僧五代李愚爲宰相無所事事也

僂鑪兒漢劉銖謂李業也

曲子相公晉和凝也

軟餅中丞蜀韋叡也

風月主人蜀歐陽彬也

酒囊飯袋五代馬氏子也

邊和尚南唐邊鎬也

癭相王欽若也

鶴相丁謂也

媼相童貫也

三旨宰相王珪也

獼猴待制王黼子閔孚也

九子母夫錢穆父也

風流骸骨王梅運句也

浪子宰相李邦彥也

艾子雜說 蘇軾

殤子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恠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然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憾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

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三物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蝤蛸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蜞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蜚不如一蟹也

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寵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獻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求苜蓿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

與於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  
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刈以餵  
驢也

好飲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  
險事怵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  
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  
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



況有四耶

二媼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鑽火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舟師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人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資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為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趕兔

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冉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真所謂外頭趕兔屋裏失獐也

富貴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斷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餽啜土器食麤糲羹藜藿雖廁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顧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

未了公事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  
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  
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及對新垣衍  
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

好詰難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  
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  
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

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緇線偶爲木之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卽秉鐸而歌雖

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誦佛經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

之亦可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木履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生乎艾子曰鞢楦乃其核也

蝦蟇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斬

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  
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愚子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一日  
父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他日曷能克  
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  
父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  
知之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



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毛手鬼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為相居數月無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為相之久無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為相必以手摑之其人遂忘生平忠直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言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

肉智

父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足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

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父子歎曰  
肉食者其智若此

好為詩

父子好為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  
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父子意其必詩  
人清夜吟咏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  
乃商賈也危羸若有疾者父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  
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

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為何物再三拒之父子曰  
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曰一  
首之言君誤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污  
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其言曰非詩也父子有慚  
色

賣帽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簷直其勢以其  
紗相粘謂之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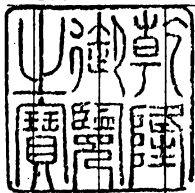
當舖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擁門以是多愆期  
一日父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先數日  
約要帽反失期五七日尚未得必是為他人皆賣九百  
文爾獨卑於價以欺吾也嗶嗶久之父子因曰秀才但  
勿喧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百底帽子

閻羅王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在陰府  
時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問曰

何人也曰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閭  
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  
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愎而不從是以  
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  
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為人相職在變理陰  
陽汝為政乖戾多致水旱之歲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  
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  
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

氏有舊耶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  
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



說郛卷三十四下